

◎文苑新语



夜读《苏东坡》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第一次知道苏轼这个名字，是学了这首古诗《题西林壁》。懵懂的年纪按照要求把诗是背得滚瓜烂熟了，其实并不知道宋代是个什么“代”？苏轼又是何许人也？所以更谈不上对此诗的意境理解。只是一字不落将老师的释义死记硬背住了，以便应付考试。

真正记住苏轼，是缘自初中课本里那首脍炙人口的词《水调歌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已经有了些许人生感受的少年仿若被人识破了心机：“这明明写的就是我自己的心声啊！”于是乎，苏轼这个名字，一下子便在心中生了根。

后来，零零星星在一些文章中也读到不少关于东坡其人的描写，但总有一种“雾里看花亦真也亦假”的感觉。随着时间过去的越长，一睹苏轼“庐山真面目”的渴望也就越强烈！

近日，在网店上给儿子搜寻连环画故事书，没想到意外浏览到了林语堂先生的汉译本《苏东坡传》，心脏莫名地一阵狂跳！按捺住相见恨晚的那份欣喜，我即刻下单购买。

真没想到，苏轼的家乡竟然就在乐山以北大约四十里外的眉山市！那年我去成都培训学习，游了都江堰看了乐山大佛爬了峨眉山，也去了我想去的杜甫草堂。只是当时的我全然不知东坡居士近在咫尺？就那么生生擦肩而过了！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据记载十岁左右，苏东坡就能写出奇思妙句。二十岁，考中进士。其实，本应该是状

元，只因主考官欧阳修以为其文是自己的朋友曾巩的手笔，为避免招来批评才把原本首卷的文章列在了二卷。

据说欧阳修曾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

仁宗嘉祐六年，即一〇六一年，朝廷任命苏东坡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文。由于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内心坦荡荡，认为“天下无坏人”的那种人，加之他纵横捭阖的横溢才气，所以开启仕途之路的同时，也开启了他荡气回肠颠沛流离的人生之旅。

不管是政见相左的“拗相公”王安石，还是王安石的后来者韩琦，以及苏东坡曾认为的朋友章惇等等当权派，无一例外地都不愿意苏东坡得到重用，甚至怕苏东坡留在京城——皇帝的身边。他先是被罢黜到杭州，后往密州、徐州、湖州，之后谪居黄州，又往常州、登州。一〇八九年，又往杭州，后扬州、惠州，直至当时的蛮荒之地——海南儋州。一路坎坎坷坷，非难重重，甚至落魄到衣食堪忧，但苏东坡自始至终皆无一丝抱怨喟叹之气！他一律淡然处之，把每一处他乡都过成了故乡。他心里始终只装着百姓的疾苦，明知道会遭贬谪，却还要上表澄清被粉饰的民情。他当官时也没有过什么“架子”，常常混迹在山野村夫中。他更没有恃才自傲过，上至达官贵人下达邻里村妇，只要开口，他从不惜墨。

苏东坡的作品文章充斥着浩然正气，而他的人品道德又难有人匹敌，所以被一直尊为“诗神”——实在 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无后来者矣！

然而，最重要的恐怕是如林语堂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

人性的光辉，在苏东坡身上得到了痛快淋漓地绽放！文/文茹潇潇

◎城市笔记

网红柿子

用中文(简体)手心输入法将拼音“bianduwanglai”输入，可打出“编读往来”；将“bianzuowanglai”输入，亦可打出“编作往来”；“编读往来”，常用，好理解；“编作往来”，不常用，不过，按字义牵强解释，亦可理解出是编者(辑)与作者间的相互来往。既可解释清楚，那我就以《网红柿子》为题作此拙文叙述一段“编作往来”的故事。

那是我第一次给孙编辑投稿。大约是在稿子投出去的第二天，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女声：你是李先生吗？我：是。你是……？女声：我姓孙，是某某报社的……你是怎么知道我的邮箱的？一听姓孙，是某某报社的，我愣怔片刻，明白过来了，便如实道出：我是从我表妹那儿打探到你的邮箱的。女声：你表妹是哪个？我：杨丽珍。女声：杨丽珍是你表妹？我：是的是的。女声：哦，好了。那邮箱是我私人邮箱，请李先生以后别往我私人邮箱里投稿啦！我：好的好的……电话挂断了。

随后，我给表妹打去电话，告诉了表妹原委，并道于表妹“听孙编辑口气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之后，表妹给我发来她与孙编辑微信聊天的截图——

孙：与你表哥通话了……我个人邮箱只发给你，别的作者也没告诉。通话后才知道你们是亲戚。让你表哥有稿子传你，你再转我！


表妹：不好意思啦孙编辑，我以为你那个邮箱是投稿邮箱呢，所以就告诉他了，实在抱歉，我太冒失了！

孙：没事(笑脸标识)。

表妹：知错了(汗颜标识)。

孙：没事没事……重要的是我不怎么上那个邮箱，好久才看一次。微信传稿子方便些……

再之后，我有了稿子，就传表



妹，由表妹再转孙编辑。经二传手传出去第一篇稿子后，过了两天，表妹又发来一截图——

表妹：孙编辑早上好，我哥的文章给您发过去了。

孙：这类稿件我们版面基本不用，像小说，而且对话太多。我们版面还是以心情类为主……若方便的话，你把你哥的微信发我，我和他讲。

表妹就又与我微信说：孙编辑要你的微信号，要加你微信，以省得再经二传。我即刻给表妹发去我的微信号。孙编辑发来了微信好友邀请，我欣然点了接受。我可以直接给孙编辑发稿了，发每篇稿子都附言：请孙编辑雅正(握手标识)。孙编辑立马回信：好的(OK标识)。

我与孙编辑的编作往来就这样拉开帷幕了！

孙编辑是个热爱工作的人——从她晒在朋友圈的那些上早班下夜班早出晚归以及案牍之劳形的视频就可以看得出。

孙编辑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从她那发往朋友圈的那些令人垂涎三尺的“多妈料理”以及窗明而几净的图片就可看得出。

孙编辑是个孝女亦是慈母——从她那晒在朋友圈的那些给老母亲过生日以及领上大学的“多姑娘”游玩的视频就可看得出。

孙编辑是个认真负责的编辑——从她发往朋友圈的那些她责编的版面再附言某某某老师的作品图片就可看得出……

一日，孙编辑发进朋友圈一盆柿子树的照片。柿子树已经开花，并结了两个青涩的果。那盆柿子树看样子好似养在她办公室的。自此，孙编辑隔三岔五的发这盆柿子树的照片，并附言：柿子树成长记：柿子姐第几天，柿子妹第几天……美哒哒滴！

又一日，孙编辑再发：柿子姐51天，柿子妹17天的照片。我看那柿子姐已经红红的熟透了，便发出一个惊讶的标识。孙编辑回复我：李老师为何惊讶？我回复：惊讶你还舍不得摘它吃掉(笑脸)！孙编辑回复：舍不得啊(哭脸)！

又两天后，孙编辑又发来切柿子的视频，附言：腊月初九，柿子姐53天。同事几个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摘柿子仪式，品尝鉴定：无公害无污染纯绿色的柿子真甜，一股浓郁的柿子味道，勾起了儿时的记忆……为了缅怀吃掉的网红小柿子，中午和同事一起出去撸串……

与孙编辑虽同城相住，编作往来也只是书信往来，还未曾谋面！

文/李元岁